

1

银色的海鸥

YIN SE DE HAI OU

李 养 正 著



銀色的海鷗

李 养 正 著

康 东 插 图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 京 • 1962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通过一个驻守在海島的战士的信，反映了我們革命战士的百折不挠，乐观向上的精神。他們与漁民一起打击侵略者，建設家乡。仅只三个月，就把荒島变成了海上乐园和海上堡垒。

在这些通信中还穿插了很多生动优美的童話传说和有趣的海島故事，不但能使少年讀者学习海防战士們的革命精神，而且能增加很多知識。

銀 色 的 海 島

李 养 正 著

康 东 插 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3 3/4印张 2插页 65,000字

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15,000 定价0.30元

小 引

今年夏天，我和几位同志在河坡上开了近两亩荒地，种上了麦茬红薯。到了八月里，红薯叶子长成绿油油的一片，可爱非常。我们在地头上搭了一个只有天盖的小芦席棚，还扯了电线安了盏电灯。在席棚里既可以“看青”，还可看书、纳凉，可算上一举三得。每到傍晚，大伙便摇着大芭蕉扇，拍上矮凳儿，很自然地聚集在席棚下，天南海北地闲聊。

俗话说：“花香引得蜜蜂来。”这小棚子不久就成了许多人喜爱的地方。对这棚儿最感兴趣的，要算是那些放了暑假的小朋友了。他们一来，小棚里立刻热闹起来。

“叔叔，讲个故事吧！”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。

这是合理的要求嘛，哪能不答应。谁肚子里没装几个故事呢？我们便轮流讲故事给孩子们听。于是每当明月升起，繁星闪烁的时候，孩子们便安安静静坐在一起，双手托着腮帮，小眼珠一动不动，聚神地听讲故事。

这一天，海云同志带来了一大迭信。信封儿虽然都陈旧得有点发黄了，主人却很珍惜地迭得整整齐齐。他晃着这迭信对孩子们说：

“这里面可有个好听的故事啰！”

“誰的信？哪兒寄來的？”孩子們爭着問。

“這是在五〇年，我哥從海防前綫寄回來的。他告訴我，解放軍的一個連隊怎樣把一座荒島建設成了樂園。”海云回答說。

“好啊，大海的故事好聽，海上有龍王，有公主，還有神仙……快講吧！”孩子們高興得跳起來。

“這些信本身就是一個故事。我念給你們聽好了。大家坐好，安靜點。”

這就是《銀色的海鷗》這個故事的來歷。我按照原信分了分段落，大略理了一下文字，加了几个小標題，就成了你將看到的這個樣兒。是信，是生活記憶，還是小說？我說不上來。反正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！

一九六一年十一月

一、海 鷗

亲爱的弟弟：

你好。

你能想像出我現在在什么地方嗎？在秀丽的珠江之畔，还是在椰雨蕉风的雷州半島？不，你猜不着。

現在我是在远离祖国大陆的一个小荒島上。它是祖国南海东南方的一个小島，名字叫做横島。你也許会打开地图来找这个海島的方位。不过，你会失望的。因为这个島小得在一般地图上都没法标繪出来，甚至在航海人用的海图上，它也只是一个小不大的小圓圈儿。

这儿朝东看，也就是朝外海看，是一片湛藍的太平洋，渺茫无垠(yín)。除了偶尔能看到一两只帆船，就只能看到天連水，水連天了。如果要从这儿朝东航行的話，遙远的那边便是琉球群島。从这儿朝南看，也是一片汪洋，隱隱約約只能看見几座小荒島的蒼茫的影子。听同志們說，从这儿出发笔直向南航行，就可以到达我国的东沙群島。从这儿朝西看，也就是回头朝我們的后方看，在望不見边际的水和天的那边，便是祖国的大陆，也就是媽媽和你居住的地方。不过，在这儿哪怕你把眼睛睜得再大，也不会望見一点点大陆的影子。在这儿朝东北方向的海上看，

大概距离十五哩，隱約望見有一座半月形的島嶼，名叫丁丁島。聽說丁丁島的北边还有一座島，名叫青龙島。这两个島上，现在还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。他們依仗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援，还在梦想死灰复燃。我們营奉命来到这儿，我想，一定和解放敌占島嶼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从这儿对敌占島发动攻击，距离較近。

我第一次来到这碧蓝无垠、波涛汹涌的海上，觉得新鮮和兴奋极了，就像是到了富有神話色彩的繚(piao)繚的世界中。島上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，海上的一波一涛，对我都仿佛含有浓厚的神秘气氛。我想，如果你这时也置身于大海中的島上，一定会产生比我更丰富更美丽的幻想。也許将来你长大了，能以航海者、游历者、或許是建設者的身份来到这儿，欣賞海洋的大好风光。但是作为一个战斗員，为了解放祖国的島嶼而来到海上的經歷，你們就不可能重新亲身領略了。所以我想从現在开始，把我在海上听到的、見到的，以及我个人的感触，陸續写信告訴你。我的叙述也許能使你丰富一些海洋知識，增加热爱祖国的情感，使你知道党所领导的人民軍隊在海上創造了什么样的英雄故事。我想，你一定很高兴听我叙述这些的。

昨天——六月二十九日，一艘名叫“先鋒号”的运输艇，把我們从南海之滨的青山港，輸送到了橫島。那天，风刮得呜呜叫，天上的烏云一陣陣急速地朝天边飞去，簡直比老鹰飞得还快。海上的浪涛，一排一排像小山一样高，仿佛是狂怒的野兽群，张牙舞爪在翻騰着、推涌着、吼叫着，凶猛地朝我們乘坐的运输艇扑来。运输艇英勇地穿破浪涛，急速地前进。艇身时而歪向左

边，时而又歪向右边，时而跌落到浪槽里，时而又被涌到浪巔上。在暴风駭浪的海上航行了大半天，傍晚我們才到了橫島。我的头被浪涛搖晃得暈糊糊的，直想打盹。当我的脚踏上坚实的海岸的时候，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舒适！甚至想在沙滩上躺一会儿。

营部已經来到了这儿，我們連队要在这儿待命出征。

我在前面已經向你简单地介紹了这个橫島，它是一座远离大陆的小島。这儿沒有居民，沒有一間房子，到处都是黑色的岩石。因为地硬风大，所以連一棵能躲雨歇蔭的大树也沒有。上岸以后，連长要我們在海滩上休息，恢复恢复精神。晚上，我們吃了一頓带有海水的咸腥味的飯。飯本来應該是香噴噴的，为什么会带咸腥味呢？因为我們缺乏在海上生活的經驗，来的时候把米袋堆在艇的两舷，米被扑上艇来的海浪浸湿了。尽管飯有些咸腥，可是同志們都吃得乐呵呵的。有人說这叫“海味飯”，名儿可真新鮮呢！昨夜晚，我們就睡在海滩上。南方六月間的天气够热的，可是海滩既寬敞又柔軟，海风一陣陣飄来，倒非常凉快愜(qiè)意。睡的时候，海潮退了，海滩伸展得又寬又长。誰知道我們熟睡以后，海潮又悄悄地涨起来。一排排的浪潮簡直像长了腿似的，爬上海滩来了。

“小张！小张！快起来，潮水涨上来了！”我在梦中被叫醒。

一骨碌爬起来，揉了揉眼皮，才感到腿上凉嗖嗖的，也才听到潮水就在身边“呼——唿——轟”地嘯叫。睜眼一看，噫，潮水已經涨到了脚跟前，浪花已經飞到了小腿上，水珠还溅上了我的脸。我猛地跳起来，抱起鋪盖，背起枪就向上面轉移。同志們都

醒了，都朝山坡上跑。大伙笑哈哈的。

“要是再睡一会儿，龙王爷可就要給我們洗澡了！”有人說。

我們班里有个同志叫王大猛，他迷迷糊糊惊醒过来，忘記了自己是睡在海滩上。他还当是連队要出发，爬起来很高兴地問：

“是出发嗎？”

“海水快冲到背脊上了，还迷糊哩！”班长林輝說。

王大猛这才哎呀叫了一声，笑着說：“嘿，龙王爷的起床号也吹得太早啦！”說着抱起鋪盖抓起枪，就朝岸上跑，逗得大伙都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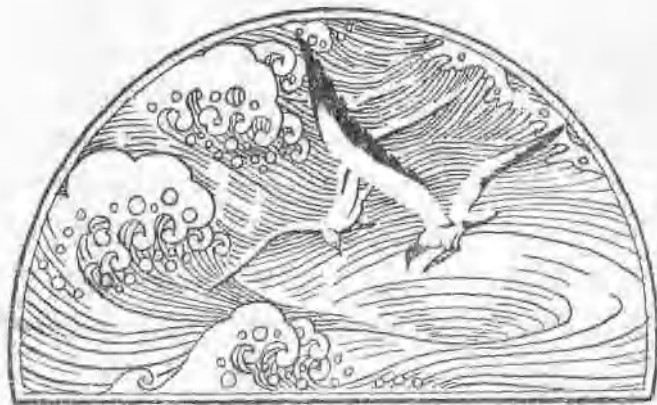
初到海上，心里充滿了新鮮感。我坐在山坡上，抬头看了看天。天色灰蒙蒙的，东方的天边已經有了一綫儿白光。銀亮的金星，在东方的天空閃爍着。我估計在咱們村庄里，大概也就是公鷄啼叫头遍的时候。大伙和我一样，在山坡上坐了下来，誰也不想再睡，有的抽烟，有的談笑，很有兴趣地眺望着微明的大海。我們的連长兼指導員凌毅同志，是个精力充沛、不知疲倦、乐观爽朗的人。在任何艰苦困难的时候，从沒見他皺过眉头。他又是个講故事的能手，上山講山，下海講海，肚里裝的故事簡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，沒个說完的时候，一講开来，总是生动得使人入迷。这时候，他又兴致勃勃地講开故事了。大家都紧紧围在他的周围，好像只怕听漏了一句似的。我也挤进去听。

連长講的是一个海上的神話，故事非常新穎。也許你也很想听听这个神話吧！現在我就把故事的梗概轉告給你：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女神，她老在天上飄游。有一天，

她感到空中的生活灰倦了，于是降落在海面上，躺在平靜的海水上歇息。忽然一陣暴風掀起了巨浪。巨浪把女神卷到了海底。她覺得海底很安靜，就在海底居住下來。天長日久，她變成了一條海龍。漫長的歲月過去了，有一天，女神從海水里探出頭望望天空，看到了一隻巨大的海鷗。海鷗有著下弦月般的翅膀，珍珠般銀亮的羽毛，海藍色的眼睛，紅珊瑚般的腳爪。她在空中飛翔，想尋找一個可以栖(qī)息的地方。可是大海一片汪洋，哪里能找到這樣的地方呢？於是海龍便把脊背露出了一塊，變成了海島。海鷗歇在島上，馬上做起窩來，不久就下了一個金色的蛋。海鷗把金蛋壳一啄破，蛋黃和蛋白就飛向了天空。蛋黃變成了太陽，蛋白變成了月亮。從此海上便形成了光明的天地。

連長講得十分委婉動聽，把我們帶進了神話的境地。大伙都盯住他，連眼珠兒也不動。他講完了，習慣地掃視大家一眼，



溫和而親切地微微一笑，大伙才意識到故事已經結束。我抬頭眺望了一下大海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天慢慢地亮了。北斗星已經落到了海里。東方最初的旭日的光像金色的箭似的，射向了天空。

“海上的日出多美啊！”連長站起身來說。

我們很自然地都盯住了東方。

星星一顆跟一顆閉上了眼睛，只有启明星仍舊精神抖擻地睜着銀色的大眼睛，凝視着茫茫的大海。東方泛起一片魚肚色的白光，仿佛是海水的反光。漸漸白光變成了橘黃色的光彩，又漸漸變成了桃紅色。不多一会儿，天上便紅一塊，紫一塊，黃一塊，白一塊，就好像美麗的孔雀抖开了她灿烂錦綉的尾巴，漂亮得簡直沒法形容。彩霞慢慢散开，變成了刺向黑色天空的銀箭，把一團團的黑云都驅散了。这时候海上金光一閃，一輪紅艷艷的太陽便跃出了海面。海，山，都染上了一片緋紅。樹葉和草上的露珠，就像是一顆顆晶瑩的珍珠，閃耀着炫目的光輝。朝陽射到我們臉上，每個人好像一下子年輕、漂亮了許多！

新的一天，就這樣氣魄雄渾、綺麗灿烂地光臨了大海。

上午十點鐘以前，我們仍然就地歇息。我感覺內心有什么東西在沖動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初到海上的生活情景都告訴你。同時我也想趁返回大陸的運輸船只捎去一封平安家信，所以我就坐在海邊，把紙放在海岩上，寫了這封信。海鷗一只一只在我頭頂上飛翔。海風戏弄我似地不時吹卷起信紙。海濤有節奏地在澎湃……，這一切，真是別有天地啊！但願這封信，也能帶給你一點海洋的氣息。

海上有几句歌：“冲破波浪，穿过海洋，今天这里，明天哪方。”今天我在横島，明天我将在哪里呢？现在还不知道。

祝你身体好。

哥哥 海生

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于横島

二、丁丁島

亲爱的弟弟：

昨天給你的信，收到了嗎？写那封信的时候，我还在横島，可是现在我却在丁丁島上給你写信了。你一定会很惊讶，昨天的信中不是說丁丁島还被反动派占据着嗎？丁丁島距横島不是还有十五浬嗎？怎么这样快就解放了丁丁島呢？怎么一下子就飞过了十五浬海面呢？难道你們能像天兵一样地降落下去？难道你們能像海鷗一样地飞翔过去？

好吧，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訴你。

昨天——六月三十日，上午十点钟，連长很兴奋地从营部带回了战斗任务：营首长命令我們連，在当天半夜乘一艘登陆艇去解放丁丁島，攻下丁丁島以后，便在島上駐守。同志們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，个个精神振奋，等待出发。这一天，我們都在紧张的备战工作中度过。大伙东一群、西一群，坐在海滩上开諸葛亮会，研究打法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。在海滩上歇息一会之后，連长便命令我們上登陆艇。

我想你一定还没有见到过登陆艇。在家乡的大江里，来往的只有扯篷的帆船和小火轮。登陆艇是在战斗中输送陆战部队登陆的。艇头是方的，当要装进军队的时候，头部就张开了大嘴（舱口），伸出舌条（钢板）搭在陆地上。我们便顺着这钢“舌条”走进它的肚子（舱）里去。里面宽敞极了，平平的底，简直就像个大操场。听说大的登陆艇舱里面可以容纳几十辆坦克，如果载人，可以容下整整一个团，我们上的这艘登陆艇没那么大，舱里只能容下我们一连人。

我们进了舱，艇便闭上了舱口，闭得比铁桶还严实，不漏一丁点儿水。然后马达轰鸣起来，如同狮吼一般。登陆艇渐渐离开陆地，向波涛壮阔的大海驶去。

头一次坐登陆艇，大家都很兴奋。

“新媳妇坐花轿，坐这玩艺还是头一遭哩！”王大猛笑呵呵地说。

“去年五月渡长江的时候，咱坐的是帆船，现在却坐上了军舰。这一年，革命形势发展多快啊。咱解放军一天比一天现代化了。”班长林辉说。

大伙脸上都挂上了骄傲、豪迈的笑容。革命的发展壮大，不正是这样的吗，谁能不打心里高兴呢？

登陆艇在黑夜的大海上奔驰。我们抱着枪，静静地坐在舱里。艇身像摇篮似地摇晃着。匀称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和马达声，简直就像在唱着摇篮曲。连长说，要走三个小时才能接近丁岛，命令我们抓紧时间养养神，养足了精神好冲锋。于是有的同志抽烟，有的抱着膝头打起盹来。我迷迷糊糊地打着盹，也不

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被一声炮响惊醒。同志們霍地都站了起来。連长看了看表，他說：

“我們的艦艇已經同敌艦接了火。同志們准备投入战斗！”

大伙精神抖擻地紧了紧腰带和鞋带，把子弹推上了膛。

外面炮声逐漸密集。也許是敌弹落在了艇的附近，也許是我們艇上的炮向敌人开火，艇身劇烈地搖晃起来。过了不一会，我听到了子弹打在鋼甲上的嘣嘣声音，接着艇震顫了一下，平平的艇底擦上了沙灘。我知道已經到了我們登陸战斗的地点。艙門很快打开了，一股冷风直扑进来。我抬头一看，正是拂晓时候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天上的星星在閃爍，曳(yè)光弹和敌人的火力点也在閃着火光。

“同志們，冲上去，夺取滩头！”凌連长举起手枪對我們一揮，自己便带头勇敢地冲上了岸。

同志們緊随着連长也像猛虎似地朝島上冲去。

我們好比一陣強烈的颶(jù)风，很快就摧毀了敌人的滩头陣地，在島上站住了脚跟。

一顆銀色的曳光弹，飛向了天空。这是向指揮部报告胜利占領滩头的訊号。在銀光閃耀的一霎那，我看到連长像一头雄獅，勇猛、矫捷地向前冲去。他扭头喊了一声：

“同志們，拿下前面的高地！”

敌弹嗖嗖的飞，如同飞蝗一般。我們时而匍伏前进，时而站起来冲锋。手榴弹炸毀了敌人的机枪陣地，枪上刺刀逼向了敌人。

我們控制了高地，紧接着便向縱深发展。敌人仿佛秋天的

黃叶，被我們猛打猛冲的颶風，吹了个东飄西落。沒被打死的，夾着尾巴惊慌地窜上了两艘敌艦。敌艦仓仓惶惶地朝青龍島逃跑了。

今天是七月一日，我們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的二十九周岁的生日。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，丁丁島得到了解放。

我們連队就是这样来到了丁丁島。也就是这样，我今天才能坐在島上凉爽的榕树下給你写信。

我知道你听过不少海上的神話故事。你一定在想，我們也許遇到了海神、水妖或者魔术师，也許会看見海神用黄金和白銀作的樓閣，也許会看見魔术师用黃銅作的魔船吧。不，弟弟，你所幻想的神話世界，我們沒有看見。这儿既沒有神仙的宮殿，也沒有妖怪的洞府。这儿是一个美丽而荒涼的孤島。四面都是大海，除了向东北方和西南方能望到一綫青龍島和橫島的边边之外，再也望不到一点儿陆地的影子。丁丁島就好像是一支孤舟，漂浮在海面上。島上沒有什么大建筑物，只在一条海湾上有一座破落的龙王庙和几座破旧的小屋子。敌人虽然在这儿盘踞了一个时期，他們是从大陆上仓惶地逃窜下来的，到了这儿沒有构筑营房。这一小股敌海軍陆战队都住在艦上，只是在岸上挖了一些掩体和陣地，沒有留下什么建筑物。島上到处都是岩石，野草比人还高，虽然綠叶繁茂，百花吐蕊，仍旧显得十分荒蕪。我們在山上山下搜了个遍，只在山坳的草丛里看到一群猴子，連一个人影兒也沒有看到。島上既然有屋子，过去一定有居民。推想島上的居民一定被反动派用謠言欺騙或胁迫走了，不然，島上不至于这样渺无人烟。

現在我先向你描繪一下丁丁島的面貌，然后再告訴你我們初登丁丁島的有趣的生活。

這個島的地形仿佛是一張平放着的弓。弧形的弓背那邊，全是陡峭的懸崖，連猴子也休想攀緣上去。弓弦的這一邊是一長溜沙灘，有兩個海灣，中間隔著一座小山；南頭的海灣叫荷包灣，北頭的海灣叫銅鑼灣。島上峰巒一座迭壓一座。突起的岩石長得奇形怪狀，有的像雲朵，有的像蘑菇，有的像桌子，有的像怪獸，有的像雕像，有的像寶劍，真好像是神工巧匠有意塑造的一般。山坡上長著野生的菠蘿樹，枝枒很硬，簡直像錨爪。金黃色的野菠蘿，沉甸甸的結在常年不見霜雪的蔥綠的葉叢中。可惜這種野菠蘿只好看不好吃，不甜不香，干榔榔，有的還硬得啃不動。遍地還蔓生著一種白莖的刺藤。白藤鋪開在地上，就像是網一般，一個不小心，就會使人絆一跤。地上爬的螞蟥有半寸來長，蝸牛有茶杯口大，還有一種甲介蛇，形狀就像草叢間的石龍子和牆上的壁虎，也有四隻腳，不過比石龍子和壁虎要大得多。它們在草叢里奔跑著，有時哧溜一下打你的腳邊跑過去。起初真有點怕它咬，好在它並不攻擊人，看慣了也就不怕了。奇怪得很，島上還有許多猴子，一群一群在山坡上找野果吃。起初我感到很新奇，我自己問自己：四邊是茫茫的大海，這些猴子是打哪兒來的呢？是神話里的仙猴，還是海妖變的呢？或者是億萬年以前這兒的魚爬上了岸，逐漸進化變成的吧？我仔細想了想，才明白了它們的來歷。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這兒還沒有海。這個島只是大陸上的一個大山，以後由於地殼的變化，這兒變成了海，海水把這座山和大陸分開來，這座山就形成了海島。當時

住在这山上的猴子没有来得及逃走，留在这儿了，便在这儿生存和繁殖起来了。这样的推想，我认为是比较合乎情理的。听连长说，海上还有蛇岛、猫岛……。蛇岛上完全是蛇，猫岛上完全是猫。蛇岛在我国大连附近，猫岛在太平洋里，这真是十分新奇的事。猴子刚看到我们，总是惊慌地逃跑，后来见我们并不去伤害它们，渐渐也就不怕了，站在远远的地方，用陌生和新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，真是有趣。岛上的情形大抵就是这样，下面再谈谈我们的生活。

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在荷包湾上有十来座房子和一座小龙王庙。龙王庙已经破旧了，其余的房屋，除了一座用砖瓦和石头修的漂亮房子外，都是土墙和薄石片搭的矮房子。那座漂亮房子大概是渔栏老板住的，那些低矮的房子大概是岛民和渔民的栖身之所。所有这些房子全都锁了门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一丁点儿声音。我们登岛后，连长说老乡不在家，我们绝对不能进老乡的房子。于是除了站哨的人外，大伙都歇在荷包湾旁、岛上惟一的一棵大榕树下。我们的事务长老杨同志说，今天是党的生日，又解放了丁丁岛，是双喜临门，应当改善改善生活，以示庆祝。

记得去年六月底，我们正向湖南进军。事务长老杨同志不知道在哪儿捡便宜买了一只羊，一直把羊扛在肩上行军。他说一定要到党的生日这天才宰。于是这条羊很舒服地骑在他肩上。他一会儿喂料，一会儿喂水，倒好像羊会在他肩上长成牛般肥壮似的。可是到第二天中午，我们看到他在树下剥羊。有人问，“事务长，怎么就宰羊了？”他笑了笑说：“提前提前。”原来